立华和瞿恩同居一室,却都不敢表白

6

江奇涛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[上期回顾]

一番周折后,立青顺利考入黄埔军校。他的同学有谢雨时、吴融、范希亮、穆震方等人。欢喜之余,立青发现哥哥立仁是校务部参谋,他有些郁闷。立华回到了广州,她觉得自己和董建昌不是一类人,提出分手。立华去找瞿恩,两人发现被人盯梢了。

热门影视

立华目睹廖仲恺被刺

一辆黑色轿车缓缓行进在马路上,两边踏板上,分别站了四名持短枪的卫士,目光警觉。周世农就隐在不远处,当轿车从面前经过,他很快走进路边的银行,找到一处电话,拿起话筒。

立华怀抱宣传资料向党部走来,高跟鞋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,她抬眼间无意地看了看四周。往日里,党部标牌下的武装卫兵怎么都不见了?立华犯起嘀咕。当走到走廊,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过来,那张脸的左颊上有颗痦子,立华已经第二次看到了。两人擦肩,立华回头又朝那人看了一眼,那人似乎在等人。

立华失神地撞到门框上,手上的资料哗啦啦掉到地上。瞿霞一惊,忙过来帮立华捡拾着:“你怎么了?你跑什么呀?”立华缓缓站起身。瞿霞把散乱的材料抱向桌边:“都乱了,赶快分分吧,一会儿廖夫人就得来,又该赶不上会议了,都等着呢!”立华眼神茫然,仿佛自语道:“看见门口的卫兵了吗?”

瞿霞不解地看着立华,突然,震耳欲聋的枪声响了。两人大惊,同时冲向窗户,只见廖仲恺向前跌倒在台阶上,刺客依然没有放过他,对着他继续开枪,廖仲恺的四周满地殷红,他的随身卫士也中弹倒在血泊中,落在后面的廖夫人何香凝大惊,冲过来俯身保护廖仲恺,就在她低头的一瞬间,几颗子弹擦着她的头顶飞过。何香凝一边悲呼:“仲恺!”一面又大声呼喊:“快抓人啦!”卫士们此时已开枪还击,打伤活捉了一个凶手,其他刺客纷纷逃去。往常,中央党部大门口都有卫兵站岗,可今天却不见了岗哨,一会儿,凶手们逃得无影无踪。

瞿霞和立华蒙住了。

董建昌不许立华出庭作证

立华几乎是呆滞地被董建昌带到他的办公室,一坐下,就不停地啜泣:“太可怕了,太可怕了!”董建昌握住立华的手:“不要对任何人说,如果有人问你,你就说没看清楚!”立华停止啜泣,不解地看着董建昌,她想了想,说:“这事奇怪呀,出事前我刚路过大门,没看见门岗,他们一向都在那里的,怎么偏偏出事前不在呢?”董建昌一怔:“有这样的事?”

立华点头:“我心里当时就嘀咕了,门岗哪去了?怎么全是些陌生人,藏在门柱后,其中的一个,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在党部内转悠。”董建昌:“你还能认出他吗?”立华想了想,那个人的面孔又一次浮现在她脑海中:“应该可以。”

董建昌:“那我就跟你说白了,把你看到的一切,全都烂在肚子里,到我这儿为止,无论谁让你出来作证,都别理他。这事还没完,水深得很,你一个女孩子对付不了。”

立华摇头:“不,廖公是我最爱戴的人,夫人平素对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,这时候他们一定需要帮助!”董建昌:“别傻了,再好,再爱戴,人死不能复生,可你自己还要继续生活,别惹杀身之祸,懂不懂?”立华怔住了:“杀身之祸?谁会杀我?”董建昌:“所以说,你这个人幼稚,太单纯,太理想主义!你以为那些人是吃饱了饭没事干,跑你大门口来找点乐子?人家有实力、有势力、有组织、有预谋,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这件事,你必须听我的,你不是一般的人,你知道吗?”

立华:“不一般,我哪儿不一般?”董建昌:“你会把我也牵累进去。”立华:“把你?”董建昌:“如果你出来作证,别人定然不相信你没有背景,他们会上天入地地搜罗你的一切,一旦他们知道你同我的那一层关系,定然会把这一切,当作我的态度,我的立场。”立华: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董建昌:“目前广州云谲波诡,稍有不慎,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……我要开会去了,去鲍公馆,最高特别会议,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!听我的话,懂吗?”董建昌拿起皮包,看了一眼立华,径自出门而去。

“三人特别委员会”成立

蒋介石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“三人特别委员会”调查廖仲恺被刺案,这三人分别是:汪精卫、蒋介石和许崇智。立仁很奇怪许崇智也在三人之内:“这不是荒唐吗?他怎么能无事一样呆在核心里呢?”

“毕竟已把胡汉民剔除在外,可以放手查文华堂了。”楚材说着,“哼”了一声,“挖出文华堂,许崇智能脱得了干系?我看未必!”

立仁:“那就是说……”

楚材说:“这是最好的开局了,大文章全凭起首,好结局总在后头。”随即,他让立仁去把瞿恩请来,“让他立即去市内报到,参与廖案调查。”

毕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矛盾,让共产党参与调查廖案,以便显得公正,楚材和立仁不禁佩服起蒋校长的高明来。

蒋介石很快发令逮捕瞿恩提交的名单上的人,胡汉民也被捕了。消息传到楚材办公室,楚材和立仁都很兴奋。

“逮捕胡汉民?未出手已经赢了一半,看来,校长要借此大干一场!”立仁说。

“当然,老天给你机会,不用,就是对天的不敬。”

“这可都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啊。”

“所以,你现在就替我起草一份戒严令,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!”

“卫戍司令的名义?”立仁搞不懂了。

楚材告诉立仁,他们的蒋校长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广州卫戍司令,并且何应钦的党军第一师已经在广州郊外待命,就等着这份戒严令。看来,坚冰已经打破,航船就要起航,他楚材还有立仁,依附着蒋介石,很快就会迎来不错的日子呢!

立华和瞿恩互相试探对方

广州真的很快就戒严了,大晚上,瞿恩想找辆车回去都不行,全城交通都断了,想了想,他决定去立华那儿。

对瞿恩的深夜造访,立华有点意外,不过房子是瞿恩帮立华找的,因为戒严回不去,找到这里也未尝不可,立华帮瞿恩铺好沙发。收拾好,立华问道:“你不打呼噜吧?”瞿恩笑笑:“瞿霞没跟你说过,她曾经拿袜子堵过我的嘴?”立华想想,又说:“我知道你是让女人伺候惯了,要不你睡床上,我睡沙发。”瞿恩忙摆手:“不不不,你别听瞿霞的,我这人没那么娇贵。”说着,躺到沙发上,背对着立华。立华看了瞿恩一眼,上床去了。两个人躺在各自的位置上,却都睁着眼睛。

瞿恩把手枕到头下,头对着立华这边转了转:“立华,你怎么对我这么放心?”黑暗中传来立华的微笑声:“你是大共产党,有什么不放心的?”瞿恩也笑了:“共产党前头还加一大字,你不觉得别扭吗?”“你妈妈都管你叫领导,还不大呀!”“倒也是,我和我母亲,政治上我领导她,生活上她领导我。”

“你要让你妈领导到什么时候?就没想着要换个别的什么领导?”立华话中有话。

“换,上哪儿换?”

“你们共产党里漂亮的女孩子多得很,就没一个中意的?”立华说着,把身子侧向瞿恩。

“挑领导还得分党派呀?”

“那多好呀,公私兼顾嘛。”

“还不错,你没说共产共妻。”

“那你自己呢?我听瞿霞说你的追求者不少呀,有一个排没有?”

“这种事一个就够受的了,还一个排呢。”

“就没有一个中意的?”

“你没谈过恋爱吗?”

“我?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?”

两个人都在打太极,都希望对方表露出对自己的好感,又怕被拒绝。

瞿恩又说:“于千万人之中找到那一个,是很困难。”立华:“还在找呢?”瞿恩:“你不也一样?”立华:“咱俩可不一样。”瞿恩:“哪儿不一样?”立华:“你是梦里寻她千百度,蓦然回首,是吗?”瞿恩:“你这么认为。”立华:“别躲闪了,瞿恩,我得告诉你,男女之间,没那么诗意,你要找的那个未必就在灯火阑珊处。”瞿恩:“没听懂。”立华:“你装作不懂?”瞿恩:“是吗?”立华:“没多大意思,那事一点也不浪漫,充其量一阵手忙脚乱而已。”瞿恩:“睡吧,扯远了!”立华:“我不是小姑娘了,瞿恩,而你,还像个大男孩。”一阵沉默,两人都在黑暗中睁眼思忖着。

黎志坚要贺小贺放弃复仇

10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。

[上期回顾]

黎志坚出差回来后,就听到两大震惊的消息,一是贺小贺失踪,二是艳姣受害,被海查干人虐待。在看望完艳姣后,黎志坚接到一条短信,约他到一家网吧见面。见面后发现这个人叫韦洋阳,是计算机人才学院的学生,同时也是个摄影迷,就在余建设命案当天,他到余建设家附近拍摄,无意中拍到了这起命案。

现实社会

证据交给谁

黎志坚在家里看韦洋阳的录像。

录像分为两部分,第一部分是韦洋阳在墙头上拍摄的,长度为十二分钟。第二部分是在空房子里拍摄的,长度为五分钟。录像证明,这起命案的制造者是海查干拆迁公司。房顶上举照明灯的人是梁洪畴。爬上临时线杆接电线的,是焦尔健。录像的结尾部分显示,杀人者乘一辆三叉戟离开杀人现场,三叉戟上印有海拆两个字。

怎样对待证据,黎志坚有四项选择,交给警方、交给贺小贺、交给梁洪烈、销毁。

首先他排除了销毁。韦洋阳尚且能为保存这些证据而担惊受怕,他为什么不能?他自信他的公德标准不比韦洋阳低下;交给警方。梁洪畴、焦尔健等杀手绳之以法之后,他将成为海查干人首选的报复对象,他将永世不得安宁。贺小贺目前不够理智,把证据交给她等于鼓励她铤而走险;交给梁洪烈,等于把人格也交出去了。

四项选择之外,有没有第五项?

他给吴队长打电话,没通。又打陶检电话,通了。他说:抛开你是检察官我是记者,我们两个人以普通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件事情好不好。陶检说:好,检察官和记者也是普通人。

关于证据,他只说重要证据,而没有说具体是什么证据。陶检没有追问,也没有给出正面答复,只谈了以下内容供黎志坚参考。

首先谈忍者帮。他说:在审理余建设命案的过程中,检方曾派员去海查干、去省档案中心查阅忍者帮的犯罪资料。二梁包括目前在押的焦尔健,都被有关方面处罚过,甚至判过刑,但他们的案底残缺不全。他提醒黎志坚:某些机关的某个环节被忍者帮腐蚀过,但愿你不要把证据交到这个环节上。他说:和人一样,证据的生命也只有一次,你手中的证据对你、对余建设命案可谓弥足珍贵,但一旦交出去,恐怕你再难见到。稍安勿躁,他笑了一下说:凭直觉,证据不会在你手里放很长时间,托着锁的手很快就会来找你。

黎志坚说:我的头发又竖起来了。

陶检说:竖起来好,最新潮发式。

坟墓前的对话

凭记忆,黎志坚找到贺小贺的家。他按喇叭,贺小贺的脸出现在窗口,像一幅未着色的玻璃画。

黎志坚请贺小贺到车里坐坐,贺小贺让黎志坚进屋里坐坐。后来两个人离开车和屋子,站到院子里说话。首先,双方问对方的手机为什么关机,黎志坚说忘了带充电器,贺小贺说被警察叔叔没收了。这之后两个人说了说近几天各自的情况,都是藏藏掖掖轻描淡写。之后无话可说,马上分手又有些不甘,于是转而说天气,黎志坚说:这样好的天气,应该去郊外转一转。

贺小贺说:好,找个地方哭一哭。

黎志坚说:去烈士陵园?

贺小贺说:余建设墓地。

余建设的墓地在郊区与郊县之间。余建设的墓几乎在山顶,四周还没有开发成墓地,因此他的墓显得孤零零的,但安安静静芳草青青。贺小贺为自己买下的墓在余建设墓的左侧,目前只有一个大理石砌的墓碑基座。

贺小贺只带来了一点点纸钱,叨叨咕咕地烧了之后,耐心细致地摆弄带来的供品,水果削皮、酒倒进盅里、用打火 机点燃一支香烟替余建设吸。之后叨叨咕咕地和余建设对话。这种对话很温馨,有些像夫妻逗嘴。比如她问:在这里交了女朋友了吗?然后她模拟余建设回答:才两个月交什么女朋友?比如她问:想我和萌萌了吗?然后她模拟余建设回答:你说呢?

问候性对话之后,进入实质性对话。她说:拆迁补偿发下来了,三十万,二十万做破案悬赏。模拟回答:三十万,三口人每人十万,咱俩的二十万可以动,萌萌的十万不能动。她说:萌萌认了个干妈,叫肖庆芸,肖姐五大三粗的,但不能生孩子。模拟回答:不能生孩子的女人,也许更会做妈妈。孩子只要妈妈疼,不管妈妈苗苗条条还是五大三粗。她说:肖姐总骂我,骂得很下流。模拟回答:听她骂,听她骂是一种感恩。她说:铁肩姐夫对萌萌也好,他人也好,长得像你但比你强,你只是正直,他不但正直而且才华横溢。模拟回答:横溢竖溢的,为什么不让他和我比打铁?她吃吃地笑:吃醋了吧,你都死了还吃什么醋?模拟回答:完蛋啰,没有吃醋的资格啰,下辈子和他比试。她说:那是你们两个男人的事情啰,下辈子我不出生,这辈子这么苦,还活下辈子?

对话由此转入伤感的话题。

她说:我又做鸡了,上一次为了我哥,这一次为了你。我被骂过、打过、强暴过,建设啊建设,等祸害我的人到了你那里,打他们。模拟回答:打,你记住他们的名字。

她说:建设啊建设,给我留下些什么东西不好,偏偏留下些深仇大恨,复仇的担子我扛不动不想扛了,我想去你那里找你。以前萌萌撇不下,现在撇得下了,有肖姐和铁肩姐夫,萌萌未来的日子会很安定,起码不用担心她被债主逼着去做鸡。

之后她开始哭,因此没有了模拟回答。

黎志坚没有劝她,在这里,哭是主题。

由痛哭转为抽泣之后,贺小贺离开余建设的墓,打理她自己的墓。她拔掉基座四周的杂草,拾起砌基座时留下来的砖头,又从余建设墓前的一堆鲜花中选出两枝,放在自己的墓前。

这一切凄婉而浪漫,黎志坚心酸得受不了,于是不看贺小贺,在余建设的墓碑前蹲下来,看照片上的余建设。他也模仿贺小贺和余建设对话,不过不叨叨咕咕,不做模拟回答。

他说:如果不是摊上两件案子,这个时候,应该是贺小贺大二期末准备上大三的时候。大二女生,正是挥霍青春和父母钱财的时候,而贺小贺已经为你守寡,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。就她的年龄、经验和社会地位而言,面对一群海查干人她没有胜算只有可怜。此前她身后有艳姣、有我,我身后还有一家媒体,而此后,她只有她自己和你。不错,我手中是握着能够给你翻案的证据,但我不会为你舍生忘死,我不是警察,没有破案的直接责任,我不过是一个记者,有正义感但不很强的记者。

他说:余建设,既然你能操控一只冥冥之中的手引领我,那么请你回答我,出于保护你的女人和你女儿的目的,当然也包括保护我,我可不可以劝说你的女人放弃复仇?具体说:余建设,我可不可以把手中的证据毁掉或者随便交出去?我不明白:余建设,复仇,对于一个死人那么重要吗?回答我,余建设!

已接近黄昏了,阳光从西南方向照在余建设的墓碑上,墓碑上的字和余建设的照片流动着浮光,浮光中余建设在笑。

余建设笑得十分不憨厚。

不成功毋宁死

黎志坚到来之前,余建设的百日祭奠活动波澜不惊,按照公序良俗平稳进行。

默哀之后,有人哭了起来。一个好听的女声且泣且诉:建设哥啊,等你回来住新房啊!所有钉子户们都开始哭,哭很快转为骂,骂海查干拆迁公司,骂梁洪烈梁洪畴两个龟头一对臊货。汪革新等悼念活动的骨干们乘势而起,纷纷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讲,号召大家不在拆迁合同上签字,不领缩水的补偿金,廉价出卖房地产,上对不起先人、中间对不起自己、后面对不起儿孙。演讲最后浓缩成一句口号:不成功毋宁死!

汪革新宣布,下面由余建设的未亡人贺小贺女士讲话。贺小贺抱着萌萌攀上木梯,木梯很陡,母女俩上去有些吃力。汪革新过来帮忙,人们以为他会抱下萌萌,结果他把母女俩全都推上了主席台。

贺小贺有准备,带了讲演稿。

大家的誓言是不成功毋宁死,贺小贺的誓言是不复仇毋宁死。她说:我在为建设翻案,同时也为自己较真。我不明白,做一个好老百姓就必须忍受冤屈吗?有冤不伸难道是公民素质?为建设翻案,我必须活着;为较这个真,我宁可死!

她说:建设是一个铁炉,火熄了但是还没有凉,恍恍惚惚的我总看到他回来了,回来给我和萌萌做饭,把厨房里的锅勺弄得丁丁当当。我不是在为建设讨公道,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,我不过是为建设讨个明白。建设扛回家的东西我找到了,那是一袋白水泥。可他们仍然说建设死于意外爆炸,难道说他被白水泥炸死了?余建设私藏爆炸物导致意外死亡,这个说法我不接受,如果接受了这个说法,就等于接受被大猩猩强奸!

这个比喻很残酷,全场鸦雀无声。

黎志坚感到了危险。